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續金華叢書

題跋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谿大隱山中聞公泣郡款門納謁是將進夫雉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解榻之勤也閭隸抑不爲報公聞而遣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想爲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爲無功哉公薨迨今二百八十八年而此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谿不數舍而近文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寬良手帖

宋之中葉尙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煒燁角立相望吾鄉蘭谿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

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夫其一藺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
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
此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之然則曲阜之履文貞之
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夫邦交之禮未
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誓雪讎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
王公實以中書舍人爲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燕命射意將以
是弱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矣于時衆
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能折衝禦侮于尊俎間尙
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次嘉禾所答新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
寒而又以射中爲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志一
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簡牘雖存人將唾視之亦何
足以爲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洩官吾邑以帖

示予故予識其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固當爲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奕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甯四大字

曹尊師正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天清地甯四大字偉奇勁挺宜非少溫不能作矣按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甯者道之用也充其用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爲而無不爲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爲是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裔孫之爲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爲識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燬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栢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授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栢蒼則麻源栢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甯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籙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觀之法爲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忖已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爲正事良藥萬鍾九鼎夫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奇正相生所謂孫吳之兵

也蓋粉紙不受墨最難作字太史爲之乃更適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誌公墓敘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公此帖乃云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亡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并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而未及爲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則婚嫁可以指望于以見公尊祖敬宗出于眞誠而它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于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爲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俱

過省兒子卽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
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
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爲誰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
言之亦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再使契丹
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
且勉從事或稍甯息卽有丘園之請則公爲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
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
置座右以比盤杆几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題明道二年表
姪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公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
潤州明年寶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

陽禮上月日似矣而年與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句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爲矯飾知爲公言無疑蓋公幼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爲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公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書也朱氏于公有長育恩宜于死喪患難極意料理動靜休戚必置懷抱至于居官臨滿真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汙則晚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于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也忠宣帖緘題云尙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平郡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遣公之父子以忠義傳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躁急如飄風驟雨者爲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

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公所遣問若日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郢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挾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于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爲戒今帖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雅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諡宣簡云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二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

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
孫威敏公守徐實爲公治喪具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
致奠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憊歎保障之無人情
至辭哀有篤莢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鄜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
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院上書爲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于
公可謂有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附之
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爲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
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爲大害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
少恕予以見旌別淑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其自任提刑司封莫考
其入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
朝臣充副以武臣閣門祇候以上充天聖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
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漫志

所問若夫尙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睇古人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貫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聞畢氏世傳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爲朱氏物數世尙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于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况望其寶有先世遺像而尙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爲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僞學所以誣讎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夫不遏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爲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大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鑾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覲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論和議之害臺臣湯鵬舉承咸陽風旨劾其覬望再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又明年戊寅紹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爲世外交乃遣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爲手書此經以贈觀其用筆沈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特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常住豫章上藍徽文公集有爲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卽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平陽鄭公實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矣某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寫之末光今幸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淪謝之後貞元舊臣獨豫齋王公迂軒趙公

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爲四方之具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請歌以壽公又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請並歌以爲世鑒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爲
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
耶此松雪老人所書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
者歟今人觸目贗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僞爲
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閒乃在其後於時陵陽牟公居霅
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筍之相望人固知爲神物而不可狎近
之也然而公之于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三公之鑒
賞豈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韶父
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

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
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旣老矣然自其時而
觀之則世好之酸醎已戛戛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耳
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煙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爲一代奇
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
快爲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
米元章嗜石見輒再拜予所甚愛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運祚已去夷然差
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
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
生從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概莫能傳而贈言在

紙尙懇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復爲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隸古書之繫于其後貫從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爲烈而太公謂其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在矣宜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漣鬱勿偶一時牧伯之賢欽其行義至則款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實爲製文銘墓且卽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哉然予于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手澤之存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